

## 傳家寶：私藏解密

劉建慰

今年 W-130 最後一課是短篇小說《日常用品 Everyday Use》，我們必須對作品深入探討，故事中母親、二位個性截然不同的女兒，和傳家寶百納被，成為討論焦點。究竟百納被應給小女兒作嫁妝？還是讓大女兒保存為文化遺產？彼此看法不同，激起火花連連。

不料火花擊中自己的記憶，一隻抗戰期間父親在印度買的懷錶：

故事始於母親早年敘述，抗戰末期父親被軍方派往印度，愛耍帥的父親買了一隻 Omega 懷錶，沒多久和朋友交換一隻方型 Tissot，因為方型手錶比懷錶更帥，不幸兩者隨著歲月前移都不知去向。

初中時期父親老友，周伯伯老伴過世後常來我家串門子，操著濃厚湖南鄉音，愛喝二杯，量卻不怎麼樣，略帶酒意後舌頭打結，追著我瞎扯，最可怕的是要糾正我英語發音！心底暗想：「湖南英文誰聽得懂啊？」

每逢過年一定來我家，有次對我說：「來，我有話要對你說……」心想：「慘了！」周伯伯結結巴巴說：「你爸爸的那隻老懷錶在我那裡，你要嗎？」我當然點頭如搗蒜；這話說後卻多年不見蹤影，周伯伯怎了？

時鐘快轉，約在 1979 或 1980 年，我在一家瑞士手錶進口商任職，一天下午秘書站在門口，面帶不確定的表情對我說：「有一位先生在電話上要找你，聽不太懂他講什麼，他說是你父親的朋友。」

父親朋友剩下不多，口齒不清的只有一位，點點頭，電話接進來，果然是周伯伯：「建慰，我生了一場大病，差點丟了老命，找到你爸爸的懷錶，已經壞了，你還要嗎？」約好二天後見面。

提早走進約好的小餐廳，選一張面對門的餐桌坐下，周伯伯走進來，遠遠看他老了、瘦了；坐定後，講起話來聲音也虛弱不少；唯湖南腔依舊：「大病一場，差點沒命……」抖動不止無力的手，從夾克口袋拿出小布包，打開赫然是一隻毫無光彩的懷錶，潮氣把錶面盤弄得像張大花臉，品牌圖記等也不見了，後蓋居然銹融了個小洞，當然錶也停擺了！

解釋說：「那年回家後找到這隻錶，就馬上放進夾克口袋，後來生病躺了很久就忘了，幾星期前兒子幫忙整理家，才在衣櫥裡發現夾克口袋裡的錶，它壞了……」我恭恭敬敬接過來後說：「我有辦法！」我們聊了很久，周伯伯拒絕我送，見他步履蹣跚走向公車站牌。

回到辦公室把老舊懷錶交給服務中心主任，接下並把維修手錶的放大鏡，用右眼上下眼皮夾住，檢視內外後以他慣用的方式，右眼一張讓放大鏡正正落在手掌中，抬起頭來對我笑著說：「嗯，好東西，交給我辦！」

約二個星期，那隻慘不忍睹的懷錶，搖身一變近乎全新回到我手中，大花臉錶盤經過洗、磨、印之後，煥然一新；背蓋洞用特殊材料補好；打開後蓋機器閃亮亮，而且正常轉動。服務中心主任只稍作解釋：「因為錶機太老，已調整到最佳狀態，仍然無法精準。」照單付錢後，這懷錶就正式成為我的寶。

那些日子我對穿著相當講究，懷錶放在西裝背心口袋，銀色錶鏈很明顯彎彎地露出一大截，和父親一樣，我也是帥最重要，精準與否，次之。

至目前這珍寶收進珍藏盒，已達三十多年，偶爾拿出來欣賞、觸摸，追憶父親生前種種。會以日常用品使用這懷錶嗎？當然不會。

此外，我還有從父親書桌上帶回來，一本梁實秋主編，1975年版本的遠東中英大辭典，辭典部份達2475頁，看到多處畫了紅線的痕跡，幾十年來它安靜地陪伴我，會是日常用品嗎？當然會！